

◇流年碎影◇

安庆师范的三年时光

王金桥

2020年2月5日,庚子年正月十二日,学兄王强在班级微信群发照片,是1998年7月大家毕业时互赠的个人照。

班级,是安庆师范学校1995级六班。大家,是三十九名同学,以及我们敬爱的班主任吴何珍老师。

几近沉寂的微信群沸腾了,大家在看同学,也在找自己。但还缺三位,吴老师秒补上传,并附言:一直留着呢,时不时还看看。

寥寥数字,温情无限。原来,吴老师一直将她的三十九个孩子以及那段青葱的岁月,小心地珍藏。

至此,已二十二年。

1995年9月,刚刚初中毕业的我们,大多十五六岁左右。我们要做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人。因为同一个梦想,大家分别从枞阳(今属铜陵)、岳西、怀宁、宿松、望江等县,以及安庆市区、郊区聚拢,聚拢到一个叫安庆市东郊机场路49号(今为皖江大道168号)的地方。

到了安庆市区汽车站,我们转乘二路公共汽车,往龙狮桥方向,约摸二十分钟到安庆市化肥场站口下,再步行一两公里,即到了安庆师范学校。二路公共汽车站旁,一排大叔大婶们经营着面条铺,他们十分“热情”,强拉着我们吃饭,几位同学的衬衫被扯破。没有见过世面的山里孩子,在一开始对城市的向往中,不由增添了几分警惕。不吃就是不吃,任凭东拉西拽,大家绝不掏一分钱。那个年代,特别是读师范的孩子,非常听家长和老师的话。师范的录取分数线,也比重点高中的要高出一大截。一个村里,出了个师范生,会轰动好一阵子。

踏进安庆师范学校大门,迎面是一尊雕塑:一位青纯的女生身着校服,头扎马尾,手捧

书本,端坐于梦想之环上潜心读书;大理石座正面刻有八个大字:学高为师,身正为范。草绿色的描漆与雕塑后一棵硕大的雪松相互映照,蓬勃气息扑面而来。

绕过雕塑,是教学楼、科技楼、综合楼、艺术楼、男生宿舍楼、女生宿舍楼、食堂。篮球场、足球场等运动场地,应有尽有。占地七十五亩的校园,远远大于每位同学的初中母校。

我们如同一块块生铁,要在安庆师范学校的熔炉里炼就三年,直至成为一件件有用之器,做好三尺讲台吐丝的充分准备。课余时间,树荫下、廊道内、蘑菇亭中,处处可闻琅琅书声。琴房里,哪怕是零基础零起点,谁也都不会轻言放弃。我们练足球,练篮球,练舞蹈,练普通话,总想练出十八般武艺,将来不负使命。

成长中,也少不了叛逆。在宿舍楼、厕所里抽烟是较安全的,有人一边蹲着,一边吐几个烟圈,“货源”紧张时,一根烟三五人,你一口,我一口。与兄弟学校交流时,年轻气盛的我们,一句话不对味,就会和对方打起来。也有为情而醉的,或为师姐,或为师妹。女同学们也不闲着,忙着将男同学进行“拉郎配”。毕业后,还真有成双成对的。

1998年7月,我们如期毕业,同学们除了互写毕业留念册,就是互赠一张个人独照。各自闯天涯前的那个夜晚,酒和歌成了夜色的催化剂,浓烈的酒,和着难舍的泪,一首叫《车站》,一首叫《祝你一路顺风》,淡淡的忧伤,与真诚的祝福,为我们画上三年求学生涯的句号。

那天在班级微信群里,吴老师上传照片后,又亲切地说,在她的心中,我们永远都是——小伢子。

◇儿女情长◇

为人父,为人子

胡锋

父亲节那天一大早,打电话给母亲,请她把我7个月大的孩子抱来,我想在出发前多抱抱他。当我准备发动汽车时,年幼的儿子望着我,虽然没有哭声,但他的表情实在让我不忍再视,一个大男人的眼眶里早已噙满泪水。

这是我献给父亲节最好的礼物。

妻子因工作需要外出若干天,儿子一直喝母乳,现在不得不跟随奶奶吃稀饭,而我也不能照料他。一整天,我身在山里,心里特别牵挂儿子,电话一个又一个,问这问那,再三叮嘱母亲和女儿要照顾好小孩,心里满是愧疚。

女儿现在读初中,自小到大均由妻子照料,我较少过问。一家人虽生活在深山老林,却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,视她如宝。幼小时期的女儿,天真活泼,一天到晚笑容满面,一直保持着男孩子的发型,以致在来回省城的火车上,众多乘客直呼“小帅哥”。小学期间,她的学习一直优异,我偶尔会教教她。她进入初中后,我工作繁忙,少有空闲,她的作业几乎未有检查,致使她学习有所退步,性格变得有些倔强,不愿与我交流。

女儿喜欢交朋结友,经常带同学来家玩耍,来的同学后面都跟着一个小不点,只有她一人是独生子女。一个周末的下午,我在家看电视,她突然对我说,为什么其他同学都有弟弟或妹妹,她却我没有,我哑然。国家放开二孩政策后,儿子顺利来到这个家庭,女儿特别高兴,每天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弟弟,总要亲一下。

一个人的成长与所处的环境有关。我因性格急躁,导致女儿缺少温柔;我因过问甚少,导致她不愿与我做朋友。今夜,我在思念和愧疚中伏案提笔,只因我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。其实,当我写下父亲二字之时,愧对的不仅仅是两个孩子,还有我那年迈的父亲。

我出生生长在皖鄂交界之处,四周除了山还是山,交通不便,信息闭塞,自小家庭贫困,仅仅依靠父母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微薄收入维持生计。初中毕业时,我考入县城一所高中,因家里经济拮据,不得不走进中等师范,与大学殿堂今生无缘。在外求学期间,不知柴米油盐贵,出手大方,毕业时尚欠学校周边小店老板上千元。万般无奈下,打电话叫父亲寄钱,当我轻松还债时,压根儿不知道这钱是父亲向邻居借的。工作后,我又回到了生我养我的那片山林,父亲一再告诫我要认真工作,不能愧对乡里乡亲,不能让领导失望。后来,我走出了山里,很少与父亲见面,但他总时不时给我捎点老家的菜,但即便我回家看看,与父亲基本没有交流。父亲早已苍老,身体素质也在下降,有次深夜突发疾病需要来县城住院,而我却没有接到电话,是同村的邻居送来的。

曾几何时,我无法理解父亲这个词,更不懂父亲这个身份,甚至一段时间抱怨父亲没有给我机会读大学。现在,我已做父亲十几年,深深知晓可怜天下父母心的含义,更时常责怪女儿不了解我的用心良苦。如今,女儿十几岁、儿子已出生,若干年后,或许他们又重走我的道路,抱怨我责怪我,而我,又能如何?

父亲,一个伟大的身份。今夜,我写下“父亲”二字,只愿我的父亲不要怪我,只愿我的儿女理解我,更愿天下儿女善待父亲。



老家 汤青 摄

◇边走边说◇

鬼剃头

胡铭

鬼剃头,学名“斑秃”,言下之意就是突然间头上落毛,像被鬼剃掉了一样。

一个多月之前,我无意中发现头上有一块地方光滑滑的,先以为是头破后留下的疤痕,不对呀,如果是疤痕咋会圆溜溜的呢?糟了,这可怕的鬼剃头落到我的身上了。

惊讶之后便是平静,五十多岁的人了,随它去吧。可是就在最近,不毛之地玩起了“圈地运动”,版图在扩张,而且还没有任何收场的迹象。

鬼剃头不同于正常的秃顶,它是一种病,多由内分泌失调所致,更与忧郁、焦躁的心情有关。而我呢,生性开朗,不觉得有什么压抑,即便遇到困难,一般也能够应付,至少在心理上没有障碍。但这个“鬼”,为啥要给我“剃头”呢?

既然已得,就该正视。治疗方案有很多种,哪个简单就采用哪个。我每天坚持搽药水,是医生配制的药,总没有错吧。什么时间好转,什么时间停药,我不知道,也无法知道。我倒明白了一个道理,适当的身体调理还是挺有必要的,尤其是像我这样的懒人。

有人说,斑秃还有遗传因素,这一点我相信。父亲早在四十岁时曾患过此症,他那个鬼剃头才叫厉害呢,先是一块,后是几块,接下来是全脑袋,一头乌发很快地脱离根据地,头上白晃晃的,能折射阳光。毕竟年轻,外出得注意形象,父亲戴上了太阳帽,网状的,透气。毛姜有生发作用,他买

了一批又一批,我没事时也帮着父亲切开毛姜,在他头上不停地擦抹,姜汁慢慢地渗入皮下。一年后,白白的绒毛冒了出来,越来越多,算是站稳了脚跟。

以前与现在不同,不以头光为美,我那时从不与父亲并排走路,要么他在前,要么我在前,生怕挨在一起。还有,我不允许他到我的学校去,以免让同学嘲笑。一句话,我怕丢丑啊。

时代在进步,人的理念也有着变化,秃头不再被讥讽了,甚至有人为了让毛发处于同一个起跑线上,索性剃光还在顽强生长的黑头发。太阳帽也不流行了,越是“荒山”越得见阳。

周日在家闲着,拍了一张斑秃的照片,凌晨后发至朋友圈。第二天起来一看,乖乖,一长串留言,有安慰的,有调侃的,更多的是支招。还有十几位朋友私信与我,提出很好的建议,送来真诚的问候。乡兄灶来先生长达二十分钟的电话,让我温暖无比。他以前也有过这样的经历,后来黑发密布,很好,我们又有新的共同语言了。合肥作家旭东兄关心备至,多次询问治疗情况,我真的希望下次见面时,我是携着黑又亮的头发给他展示。

其实,掉几根发又算得了什么?能治则治,不能治则罢,换句话说,不可不重视,但又不必太在意。生活即是这样,无论好事还是坏事,都得有个平和的心态和适当的方式。笑看一切,能解决问题,还能治病。